



求学

大家小絮

张克澄

母亲陆士嘉襁褓失父，因之被她的母亲也就是我外婆视为不祥之人，从此不待见她。母亲几乎从未得到过父母的疼爱。然而她天资聪颖，为了获得外婆的关注，学习格外认真，每学期末都能拿回一张第一名的奖状。而这时外婆能说上一句“不错，放在那儿吧”，她就快乐得像只小鸟。

渐渐地，母亲从学习中得到了更多的快乐，她像只小蜜蜂似的独自在书本中采蜜，不再祈求外婆的关心。高中毕业时，母亲选择考大学，外婆却认为女孩子迟早要嫁人，念不念书无足轻重。母亲奋力抗争，坚持要求学。母女俩拗了几天，外婆见她实在是倔，想想她一贯学业优秀，加上周围亲朋劝说，也就妥协了。结果母亲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师大物理系，皆大欢喜。

母亲大学后期，父亲张维考取了交通大学唐山学院土木系。父母的长辈本是世交，他们从小就认识，这时交往更密切了，

几年之后，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两人除了谈情说爱之外更多是谈今后的打算。母亲在中学的时候就被居里夫人所吸引，暗暗地立下做中国居里夫人的志向。父亲说这个志向太大，恐怕在中国难以实现。那就出国留学！好呀，两人一拍即合。

可是，出国谈何容易！

其时，出国留学无非两条路。首选是官费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去争取各省凤毛麟角的官费留学名额。可这种名额无论如何不对女生开放，任凭你成绩再好，学业再优也白搭；第二就是自费留学，所费不赀，非殷实之家不敢问津。

母亲只有第二条路可走。两人商定大学毕业后先工作一段时间，这时期母亲攒钱，父亲申请考官费。

1932年，母亲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师大物理系毕业，接手学长汪德昭在志成中学（今北京35中）的物理教学工作。为了能多拿薪水，母亲不仅用心教书，而且不放过任何兼课，

每月可挣120元，这在当时已经相当于一个大学讲师的薪资了。拿到薪水后，除了留下生活所需，大部分交给外婆保管，作将来出国之用。不仅如此，母亲还兼做家教，以便多攒些钱。

1933年父亲毕业，先做铁路工程师后回唐院当助教。1935年获悉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招生，备战后往考，却以第二名落第。盖因当年这个专业只取一名，被他小学中学同学钱学森夺走。

母亲得到消息后安慰父亲说，别泄气，明年接着来！这样也好再给我一年时间攒钱。伯父张度对父亲说，你生下就是老二，既然是老二的命，明年再考就选个招两名的科目。父亲觉得哥哥说得有理，第二年就报了力学专业有两个名额的第五届中英庚款公费生，果然又考了个第二！

父亲考上庚款，资金有了着落，母亲盘算着这几年攒的钱也够路费了，便通知外婆要用这笔钱。谁知晴天霹雳，外婆告诉她，这些钱已经给小儿子，即我六舅开诊所用了！母亲闻言急得团团转，既不忍责怪外婆，又不能逼哥哥去变卖诊所。茶饭不思，火急火燎，眼看出国的计划就要泡汤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外婆的弟弟也就是母亲的舅舅施今墨是名震京城的四大名医之一，一向喜欢这个聪明上进的外甥女，常常鼓励她好好读书，做个自食其力的人。获悉此困境后慷慨解

囊，资助了母亲 800 元路费，并承诺每月按时支付生活费。有了舅舅的支持，母亲才得以和父亲同赴欧洲。这件事，母亲记了一辈子。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不断以各种方式还舅舅的人情，却觉得怎么也还不清。后来母亲对所有考上大学的子侄给予经济支持，恐怕与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。

1937 年 7 月，卢沟桥的炮声中，父母告别了战火笼罩的北平，经南京到了上海。8 月 7 日，他们登上了驶往欧洲的最后一班轮船。当船缓缓驶出吴淞口时，望着日寇炮击下黑烟笼罩的上海，父母和同行的卢嘉锡等个个脸上流淌着泪水，人人怀着学好本领早日回来报效祖国的决心，把眼前的这一幕永远地刻在了心上，终生未忘。

父母在巴黎与汪德昭李慧年聚首，然后分道。父亲是中英庚款留学生，去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，母亲则去了德国，这是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圣地。

到德国后，母亲在柏林一面过语言关，一面考察各大学情况，看哪所大学适合自己。在这期间，她发现德国的航空工业非常发达，认为中国要想不挨打必须发展航空事业，遂放弃做中国居里夫人的想法而选择空气动力学。她打听到哥廷根大学的普朗特教授（Ludwig Prandtl）是现代流体力学之父，空气动力学理论的主要奠基人，心想要学就学最好的，要拜就拜名师，决心拜普朗特教授为师。

她先是给哥廷根大学发去一封信，表达了自己想师从于普朗特的意愿。可没想到，信倒是很快就回了，却告诉她普朗特教授因为年事已高不再接收学生，信中还委婉地说普朗特教授的门槛很高，从来就没有收过亚洲学生，更别说女生。

母亲本来想不行就换人吧，可一看后面的语气就冒起来了，什么叫门槛很高？不就是怀疑我的水平吗？我偏要让他们看看中国女学生行不行！

带着这种心情母亲来到哥廷根求见普朗特。

普朗特听说有个中国女学生坚持要见他，便请她进来谈谈。

当母亲将来意说明后，普朗特笑了：他们没告诉你我两年前就不收学生了吗？况且，这行对数学要求很高，东方人数学不行，女孩子就更不懂逻辑了。母亲一听就急了：您没考过我，怎么知道我不行？普朗特一愣，认真地看了看母亲：好，你过来！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说：这几本书，你去找来看，两个月后来考试吧。母亲忙不迭地把书名抄下来，认真开始备考。

两个月后，母亲如约来到普朗特办公室。普朗特一脸困惑：你是谁呀？我能帮你做什么？母亲急了：您不是让我读您指定的书，两个月后来考试吗？我现在准备好了，今天就是来考试的。老先生这才想起两个月前的事。随即拿了几张纸，写了几道题递给母亲：你去隔壁做吧，两个小时后交

卷。两个小时过去，老先生准时推门进来，拿过考卷认真看起来。老先生面无表情，母亲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。等看完了，老先生抬起头轻轻一拍桌子：祝贺你，我收你了！这是改变母亲一生的决定，也是母亲极大的荣耀。一向以严厉挑剔而著名的普朗特教授在关山门两年后重新收徒，收了他学生中唯一的外国人，唯一的女学生。

无巧不成书，母亲的小学同学钱学森在美国也选择了这行，师从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·卡门教授，而冯·卡门正是普朗特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。五十年代钱学森回国后，父亲曾开玩笑对他说，从学术传承上来说，士嘉是你实实在在的师姑。钱学森笑而不语，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却很明白，母亲和他都是普朗特的传人，哥廷根学派的嫡系传人。

在普朗特教授的指导下，母亲学业精进，半年后获得了洪堡奖学金。洪堡奖学金的金额比父亲的中英庚款要高出近一倍。有了这笔钱，生计彻底解决了，母亲立即去信舅舅施今墨，谢谢资助，可以停止了。1942 年，母亲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，拿到了德国三等博士学位中的最高级，一等。

解放后母亲被选为全国妇联执委，她到处给女学生讲自己这段求学经历，鼓励女生要自尊自爱，奋发向上，不惧权威，积极向学。✎